

论春树的“另类”*

金仕霞

(西昌学院 中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以《北京娃娃》成名的春树俨然已经是“80后”作家的代表,80后生人的“代言人”。她的小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残酷青春小说”,她本人被视为“另类”。本文将以其《北京娃娃》为例探讨她的“另类”,寻找在她的另类背后隐藏的特质。

【关键词】另类;朋克;残酷青春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4-0024-02

1983年出生于北京的春树原本只是一个有些特别的普普通通的女孩儿,但因为在2000年出版了号称“中国第一部残酷青春小说”《北京娃娃》而一举成名。2004年2月春树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成为了红极一时的人物。今天的春树俨然已是80后生人的代言人,更是“80后”作家的代表。

在大众眼里春树是“另类”的,这个自称“热爱摇滚,热爱朋克精神,热爱诗歌,热爱小说,热爱鲁迅”的女孩儿,她的思想和生活与同龄孩子很不同。她是叛逆的,她是愤怒的、她是悲伤的、她是早熟的,她拥有自己的“独立王国”……那么该怎样看待春树的“另类”?透过这些“另类”我们又该怎样来认识80后生人?

一 关于“另类”

另类这个词出现已经很久了,在很多人看来,另类是年轻人的事,是率意直为,是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酷毙了,帅呆了,是靚,是爽,是怪,是现代的新潮和荒诞,是对传统的否定和背叛。的确,“另类”就是“出格”,即反传统、反常规、反主流社会。“它是一种复杂多变的表现形态,是一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概念,但其本质精神是共同的,即传统与主流不同程度的对立,包含有挑战、叛逆、颠覆、革命和个性的因素。”

二 春树的“另类”

春树的“另类”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种模式:生活上是由烟、酒、性、摇滚、音乐混为一体的状态,情感上是对自我、对他人冷漠的态度。我们谈论春树的“另类”主要的参照物就是她的成名作《北京娃娃》。在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林嘉芙的女中学生从14岁到17岁的成长经历。林嘉芙是一个喜欢朋克和摇滚的少女,也是一个排斥一

切社会道德规范的问题女生,她的生活简直让人难以接受:当她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儿时,在对爱情一无所知的时候,她就随意的与一个初次见面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她时常夜不归宿在酒吧、在朋友家厮混;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把头发染成各种奇怪的颜色;她还极端厌学……小说标榜为“半自传体”小说,因此小说主人公林嘉芙几乎就是春树。在我看来林嘉芙(春树)的另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性的态度

《北京娃娃》出版后春树一度被大众看作与卫慧、绵绵、九丹一样是属于“身体写作”的一类(虽然春树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明对卫慧绵绵们的不认同),这样的认知与小说中大胆出位的性描写不无关系。书中的主人公林嘉芙从初中毕业开始就一直不断的跟各种各样的男人交往:B5、A6、李旗、石钧、赵平、池磊、Janne、G、T等等,这些人有比她大很多的成年人,也有她的同龄人,她几乎是不加选择,见一面就可以马上发生性关系。李旗是林嘉芙通过一个音乐杂志上的征友活动认识的,第一次见面她就和李旗上了床,莫名其妙的就失去了少女的贞操,可她自己却浑然不觉;与一个刚认识的男孩儿见面她就想“马上跟他回去,立刻在床上砰砰地大跳一场”……这一切对她就好像喝水吃饭一样——在春树的骨子里流淌着的是这样一种令人恐怖的血液。

但是在这种惊世骇俗的外表下我们看到的的确是春树的幼稚和无知。应该说处在青春期的春树根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完整的性别观念,她的性别意识还是模糊不清的。小说文本中的性描写更多的是一种口号,远不如卫慧、绵绵们那么直接和细致,甚至也没有陈忠实、莫言们来的爽快,在她的小说中身体只是符号,它们很密集,四处点缀,但却没

收稿日期:2009-09-03

*基金项目:该论文是省教育厅资助项目,课题编号:08SB022。

作者简介:金仕霞(1969—),女,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有更深层的描写。显然对于什么是性?什么是成熟女人的性?春树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她毕竟只有十多岁,还没有足够的人生经验,也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性别观念,她甚至还不十分关心自己的身体,不知道享受,更不知道把性作为对付男权社会的武器。她是失落的、愤怒的、玩世不恭的,她就象浑身长满刺的刺猬一样,对外的世界奋力地表现出抵抗的姿态,然而无论她怎样在性与感情的问题上出言不逊甚至付诸行动,可她所寻求的只是那种成为潮流的特立独行,而与真正的性、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可以说春树对待性的态度是率性而为的,她对性太随意、太开放的态度是绝不可取的。

(二) 朋克精神

春树从一出道就竖起了一面精神旗帜“朋克”,她自称“热爱朋克”。在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时也是一身朋克打扮。显然春树是想将自己的叛逆与一种源自西方文化的亚文化精神传统联系起来。她满口都是朋克,好像朋克精神已经深入她的骨髓了。“我想这么表达对朋克的热爱肯定很傻逼,但是我虔诚的心绝对配得上朋克精神,如果朋克意味着褒义的自力更生,反叛精神……”但我认为春树的朋克很浅薄。她以为只要把自己的头发染成各种奇怪的颜色,去酒吧喝酒,玩音乐,夜不归宿就是“朋克”,她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朋克精神。那么朋克到底是什么?迪克·赫布迪齐关于朋克的论述是:“朋克使用一切身体语言和精神语言来展现肮脏、邋遢、破败、粗俗,以此表明他们是令人作呕的丑陋现实的缩影,是社会衰败和危机的表征,朋克文化非常强调与工人阶级、黑人之间的联系,其极端的生活方式是为了揭露现实生活的危机,同时也对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产生放射性破坏,他对占统治地位的死刑和价值系统的颠覆使其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真正的朋克不仅在外表反传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与社会现实对抗的,他们有独特的精神追求。而春树的朋克更多的表现在强烈的物质欲上,她热衷于去国贸买衣服,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弄来纪梵希或情迷巴黎的香水和口红,她沉醉于对商品淹没下的世俗生活的亲近。显然她所宣扬的朋克也就是不伤筋动骨地反叛一下,并因此骄傲的认为已经找到了与当下流行的叛逆相契合的地方。春树虽然爱摇滚爱诗歌热衷于写作,但其内心却或多或少的隐藏着不择手段的以疯狂、献媚的方式获得名利的目的,其功利世俗的因素很明显。我想有钱,我想有钱,我他妈的一定要有钱,

如此赤裸裸的表白,如此急功近利的心态与朋克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春树和她的同类们缺乏的是一种真正独立的文化精神。

(三) 厌学、退学

厌学几乎是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共同特征,而从厌学到退学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需要极大的勇气。可是80后作家中韩寒退学了,春树也退学了,他们都在以自身的行为表现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反叛。但是与韩寒的决然相比,春树的退学却又有特别矛盾的地方。在春树的履历中“高中退学”是其作为另类的首条资历,它显示着春树对正统教育体制和正常社会规范的厌恶和反抗。然而奇怪的是春树却在小说文本中反反复复、无限深情地表达她对北大的向往。“录取我的是一所职高,颐和园附近。离北大的西门骑车只要五分钟,离海淀图书城也不远。当时报那儿的原因一是离北大近(我被北大鬼迷心窍),第二个原因是那个学校的名字里有个‘西’字,听着倍感亲切(北大以前有个诗人叫西川,北大地处北京西部,我又是受了《北大往事》的毒害)”,“我喜欢北大,真美。我只能这么说……”。显然,春树的心里有一个“北大梦”,春树心目中的北大是她精神的“乌托邦”。在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春树不仅对北大十分神往而且“退学”这个令普通中学生不敢又佩服的举动,其实也一直是折磨春树的噩梦:“我又梦到了学校”,“梦中我穿着白裙子,急切的对年级主任和校长说:‘求求你们了,让我上高三吧!’他们无动于衷,而我像个孩子一样委屈的就要哭出来。”所以她在退学半年后又无可奈何的复学,然后再退学,离家出走,然后又再回来……这样的矛盾显示出春树的退学并非出自她的本意,另类其实是外强中干。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春树对待性的态度、具有的“朋克精神”、厌学退学的举动都是她“另类”的典型表现。而“另类”这个词在《时代周刊》杂志上将它与美国的“嬉皮士”、“垮掉的一代”联系在一起。这个词曾经是贬义的,意指品格低劣的流氓,而在最新修订的《新华词典》中对“另类”的解释是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不再有贬义。在我看来春树的“另类”不过是她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是一种不健康的不成熟的生活方式,不足以成为80后生人的代表。春树的“另类”只是一种极度的张扬,一种过分的自我标榜。令人担忧的是当“另类”成为一种刻意追求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对个人和社会都不是什么好事。

[2] 松尾芭蕉. 奥洲小道[M]. 郑民钦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3] 彭恩华. 日本俳句史[M]. 学林出版社, 1983.

Matsuo Basho and Tu Fu

LI Xiu-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Before Matsuo Basho formed his own style he had studied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the master poet Tu Fu. He didn't set foot on Basho's style road until he realized the key: not only understanding the literal meaning but also understanding the implied meaning; not only knowing the annoyance but also knowing the enjoyment.

Key words: Matsuo Basho; Tu Fu; Basho's Style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5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江冰. 论80后文学的“另类写作”[J]. 文艺评论, 2005, 4.

[2] 春树. 北京娃娃[M]. 内蒙古: 远方出版社, 2002.

[3] 沈浩波. 后记: 盲目而奋不顾身[A]. 春树. 北京娃娃[M]. 内蒙古: 远方出版社, 2002.

[4] 张清华. “残酷清楚”之后是什么[J]. 南方文坛, 2007, 4.

[5] 江冰. 论“80后”文学[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On the “Other Type” of Chun Shu

JIN Shi-xia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2022)

Abstract: Chun Shu, who is famous for her *Beijing Doll*, has been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st-80 Generation writers, spokeswoman of youth born in 1980s. Her novel is called “the first cruel youth novel in China” and she herself is considered the “other type”. This thesis studies her “other typ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hidden in the “other type” by taking *Beijing Doll* for example.

Key words: The Other Type; Punk; The Cruel Youth

(责任编辑:张俊之)